

最好看的当代名家小小说

四川出版集团
天地出版社

世界的那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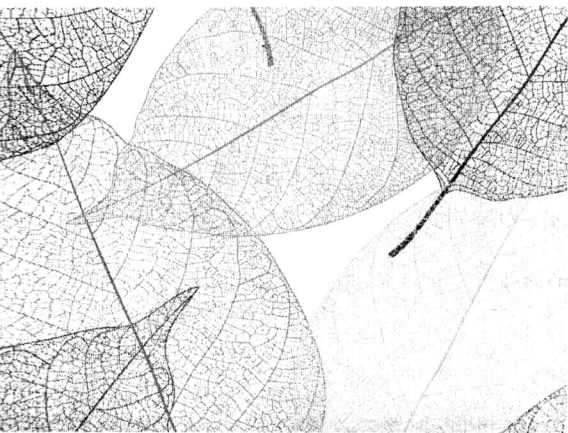
于德北〇著

『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个分岔的起点。』小小小说的『分岔』将越来越多，在这个博大精深的迷宫里，所需要的不是单纯的游戏者。我、我们都将继续努力地写下去，像那孜孜以求的前辈们一样。思索、探求、奋斗，既为文学，也为自己的人生。

最好看的当代名家小小说

世界的那端

于德北〇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的那端 / 于德北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3.10
(最好看的当代名家小小小说)
ISBN 978-7-5455-0909-0

I. ①世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1185号

SHIJIE DE NA DUAN

世界的那端

于德北 著

—— 阅读 · 成长 ——

出品人 罗文琦

策 划	吴晓春 李婷婷
组 稿	吴晓春
责任编辑	吴晓春
封面设计	董晓丽
电脑制作	跨 克
责任印制	桑 蓉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 61003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
印 刷	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3年10月第一版
印 次	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尺寸	155mm × 220mm 1 / 16
印 张	15
字 数	149千
定 价	30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0909-0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◆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87734639(总编室) 87735359(营销部)
87734601(市场部) 87734632(综合业务部)

购书咨询热线: (028)87734632 87738671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温暖的记忆

珍 存	3
相 逢	6
雏 菊	10
胰 岛 素	15
百合花布	19
乡 村	23
父亲节的礼物	27
酒 事	31
朝 圣	35
月亮上	40

第二辑 友谊地久天长

二 胡	47
登 枝	52
稻 子	56

岛	60
鲫鱼念	64
一夕一逝	68
老 哥	72
初 秋	76
秋 夜	81
朋 友	85

第三辑 历史的縫隙

话 剧	91
自白书	95
回马枪	99
逐 日	103
歧 途	107
外 物	111
点绛唇	114

第四辑 生活中的那些事

祝 福	119
三 笑	123
杭州路10号	127
深 处	131
黑 白	134

万小妮	138
好 人	141
世界的那端	144

第五辑 偶尔的乌云

恐 惧	151
何处是	155
变 化	159
规 劝	162
心 梗	166
杀 妻	170
突如其来的疲惫	174
Z	17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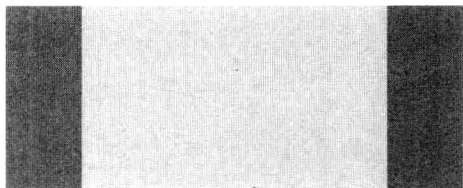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 俗世奇人

马 吊	185
走北荒	189
剪 纸	194
双白老人	198
纪应先生	202
徐爱兰	206
崔大刀	210
虚 枉	214

景二哥写字	219
捡骨灰	223
春 兰	227
新春辞（代后记）	231

温暖的记忆

第一辑



北京回长春的列车上，十几个小时，
北我毫无睡意。我开着窗子，任风吹
乱我的头发。我喝着酒，吃阿姨给我煮的
鸡蛋，吃确山姐姐送我的松花蛋，享受着
人间至纯的情感，一点点完成自己的朝圣
之旅。

珍 存

你一定也有过离家出走的经历吧？在你的少年时期。

1979年，我初中毕业，种种原因，我不想读高中了。那一年我十五岁，性格倔强，行为乖戾，让父母为我操了不少心。

是九月，临近开学的日子。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、回旋和摩擦，我和父亲之间终于有了一场不可开交的争吵。

父亲坚持让我继续读书，理由很简单：上了高中就有可能考上大学，而考上大学，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和安稳。

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叛逆让我对父亲的话置若罔闻。

“你到底读书不读书？”父亲发出了怒吼。

“不！”

我从牙齿缝里蹦出了一个字，掷地有声。

父亲额头的青筋暴突，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站在一旁的母亲想过来劝解，可父亲喷火的眼神止住了她的脚步。

“走！你走！你不读书就离开这个家！永远不要回来！”

父亲指着我的鼻尖。

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虽然处于极度的失控状态，但还是让自己的用词尽量儒雅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显得怒不可遏，大脑充血了一般迅速膨胀。我一把抓起床边的外衣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屋子。门在我的身后发出了巨大的声响，那声响足以把母亲的呼唤戛然割断。

我奔出家门，在茫茫的夜色中急速行走。

1979年，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候，几乎家家关灯，户户掩扉了。我在斑驳的街道上走了很长时间，突然被发出夜声的猫头鹰惊了一下。猫头鹰栖息在废弃公园的树枝上，两只眼睛发出幽幽的绿光。一瞬间世界变得阒静无比，路灯的摇晃把风也带动起来。

毕竟只是十五岁的孩子，一个人置身在空旷的残墙断壁之间，心里不觉有些惊恐。

于是，往家的方向跑。

第一次离家出走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就宣告失败了。

坐在家门口的黑暗处，我有些后悔，后悔不应该那么冲动地跑出来，后悔不应该在父亲面前那么的“坚强不屈”，因为我相信，如果我不主动离开，父亲断然不会把我推出家门的。不会！我想回家，可是少年的自尊让我的脚步滞停在原地，我内心的矛盾可想而知。

回去！

不回去！！

回去！！

不回去！！！！

我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就在这时，家门“吱”的一声打开了，父亲和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生活一向仔细的母亲对父亲说：“别关灯了，儿子胆小，看见灯关了就更不敢回来了。”

父亲点点头。黑暗里，我虽看不见父亲，但我知道，父亲一定是点头了。我听见他说：“门也不要锁，他跑得这么急，一定没有带钥匙。”

父亲的声音不大。

但，我的心房早已注满了爱的潮水。

.....

五年后，当我打点行囊要去南方读书的时候，一直微笑的父亲突然沉默了，他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：“这回真的离开家了！”

说完，他的头侧了过去。

我看见了父亲眼角晶莹的泪水，也看见了那个夜晚扎在父母怀里放声痛哭的自己。五年的时间很短，但那绵绵不尽的真情，却永远很长很长。

相 逢

奇怪的是，妻子的外祖母去世后，我竟一次也没有梦到过她。她生前对我很好，处处对我表示关心，亦时时表达喜爱，使我感觉她就像我自己的亲外祖母一样。可我为什么一次也没有梦到她呢？妻子常在梦里哭醒，醒来后便无限感伤而委屈地说：“我又梦见姥姥了。”

这让我的内心也很酸楚。

岳父岳母有三个女儿，妻子行二。她甫一出生，岳母便得了乳腺炎，东北俗称“闹奶子”，不能哺乳，便把她送到了外祖母那里。外祖母一个人在延边生活，彼时还身强力壮，带一个外孙女，应该是不吃力的。这一带就是十四年，直至妻子要上高中，才回到了父母身边。这时，外祖母的年纪也大了，被岳父岳母一并接来。

外祖母和妻子的感情近。

这是时间和命运的造化。

我见到外祖母的时候，她老人家已经快七十岁了，一头的白发，大大的眼睛，微胖，嘴角总留着笑意。她是满人出身，父亲是清朝的一个统领，民国后，成为张作霖手下的旅长，负责琿春、汪清一带的保境、平匪、安民诸事宜。所以说，外祖母是很有些家教的，虽然是老人了，身上依然留有淑女气。

她十四岁出嫁，夫家是有名的大户。可惜，她的婚姻并不幸福，因为她的丈夫一直在外求学，并参加了革命，而且“婚姻自由”，和自己的同学早已订下盟好，至于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说大了，是孝义的表现，说小了，便是应景文章。

所以，外祖母一生未育，没有儿女。

岳母，是外祖母夫家做主，过继过来的。

我和妻子结婚一年后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外祖母坚持着要来家住一阵，说是要享一享外孙女的福，实际上是想帮我们带孩子。那时，妻子工作的单位远，我除了本职工作，又在外边兼了一份工，日子皱巴巴的，没一下能打到鼓点上。

妻子年纪小，又新做了母亲，孩子哭闹，她便无策，时不时地和我发脾气。每一次她发完脾气，外祖母总会在她出去的时候，小声地安慰我。

她说：“你不能和她真生气，气坏自己的身子是大事。”

她也说：“是我不好，把她惯坏了。”

她还说：“她不讲道理，可你是一个明理的人。”

我想，她背后一定也劝慰妻子吧，就算最无奈的时候（妻子有时也和她发脾气——这在妻子，是一种撒娇的方式），她

也会笑着面对这一切，但眼睛里的忧郁是明显的。

我害怕见到她这样的眼神。

我和妻子结婚几年后，妻子的妹妹也结婚了，家里住房条件差，外祖母的安置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妻子和大姐都提出让外祖母和自己一起生活，这遭到了岳父和外祖母的极力反对。岳父的反对是出于自尊心——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女养活自己的岳母；外祖母的反对是出于对妻子的心疼——去大姐家，怕妻子伤心；到我家来，明显地不现实，一室的房子，十几平米，暂住可以，长居是艰涩而困难的。

于是，外祖母自己做主，回延边了。

当然，以她的年纪，自己挑门过日子是不可能的，思来想去，她把自己交给了福利院。福利院在延吉的市郊，旁边是光荣院，背后是一道长长的大梁。

为了能时常了解外祖母的状况，我找单位的领导商量，把延边划成了我的分管片儿——那时，我在杂志社工作，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到包片儿的地区去跑发行。领导知道我的苦衷，欣然应允。这样，春四月、秋八月，我都能去延吉，忙完工作后，到福利院陪外祖母住两天。

我来，外祖母当然高兴至极。她到福利院外边的食杂店买牛板筋，买火腿肠，买牛肉丝，买小咸菜，买白酒，然后，坐在一边看着我吃喝。我喝酒，她劝我少喝；我不喝了，她又急得什么似的，抓住酒瓶给我倒，生怕我喝不好。

她会问妻子的情况。

我一一作答。

她也问孩子。

我便向她描述儿子的样子。

听得高兴了，她会笑，十分开心的样子，一口的假牙都露出来；听得不好了，就皱起眉头，嘴巴紧紧地闭起来。

见面总是快乐的。

最怕的是分别。

每次我走的时候，外祖母都会送我出大门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直至郊线汽车从后边一辆一辆地赶过来。

我最后一次去看她，是秋天。这一次她只送我到门口，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，仿佛要把它刻下来似的。

她说：“你再不会来了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哪会。”

我走出很远，她还站在那里，扯起大襟擦眼泪。

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！

就是那一年的冬天，外祖母走了，听到她的死讯，我才恍然明白她最后说给我那一句话的意思。我和妻子要去奔丧，可是福利院来电话，说，外祖母的意思，人已经炼了，不留骨灰。

“你再不会来了。”

就算现在，夜深人静了，想起这句话，泪水也会止不住流下来。

雏 菊

到寄宿学校读高中是十六岁多一点的事，那所学校离家很远，在近郊，在一家大型卷烟厂的后边。学校的侧面，隔一条街，是烟厂的仓库，一天到晚散发着浓郁的烟草气味。那气味说不上香甜，也说不上苦涩，总之怪怪的，如同昏暗中的某种神秘而诱人的象形符号。

我身边的同学大多都吸烟，我也不能算作例外。

学校的围墙是用老式红砖砌起来的，因为年代太久，常常出现缺口。这些缺口有的是风化所致，有的则是学生们的故意所为，目的当然是逃课。说到逃课，对大家诱惑最大的是缺口外那片多花的原野，以及原野上的河流，和河流上兀自横在那里的独木桥。

平展双手，在女孩的大呼小叫中跨越“激流”——这大概是每一个男孩心中最刺激的假想。

“喂，如果真是那样，一定很牛吧？”班上那个满脸青春